

藏用老人

高士奇其人其事

張華芝

高士奇是清代前期重要的書畫收藏大家之一，其平生際遇，翻轉起伏，如同其名，是奇也！這位起初「潦倒京華」的一介窮儒，後搖身而為坐擁田產園宅的富豪；從「僕本恨人」的生員，十餘年間成為皇帝身旁「出則參乘入必御前」的近臣；既是朝臣筆下維忠維孝的才士，也是劾疏所指奸貪壞法的賊官。身受康熙帝的優寵，甚至以恩禮終！然而數十年後的乾隆皇帝卻藉著文物，傳達了他對這位前臣貶抑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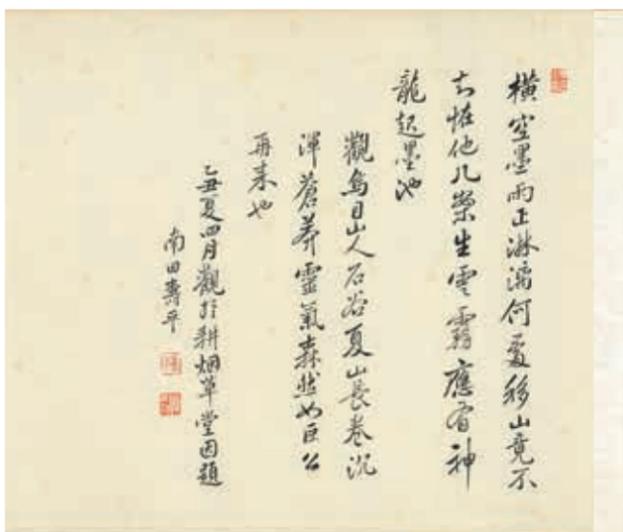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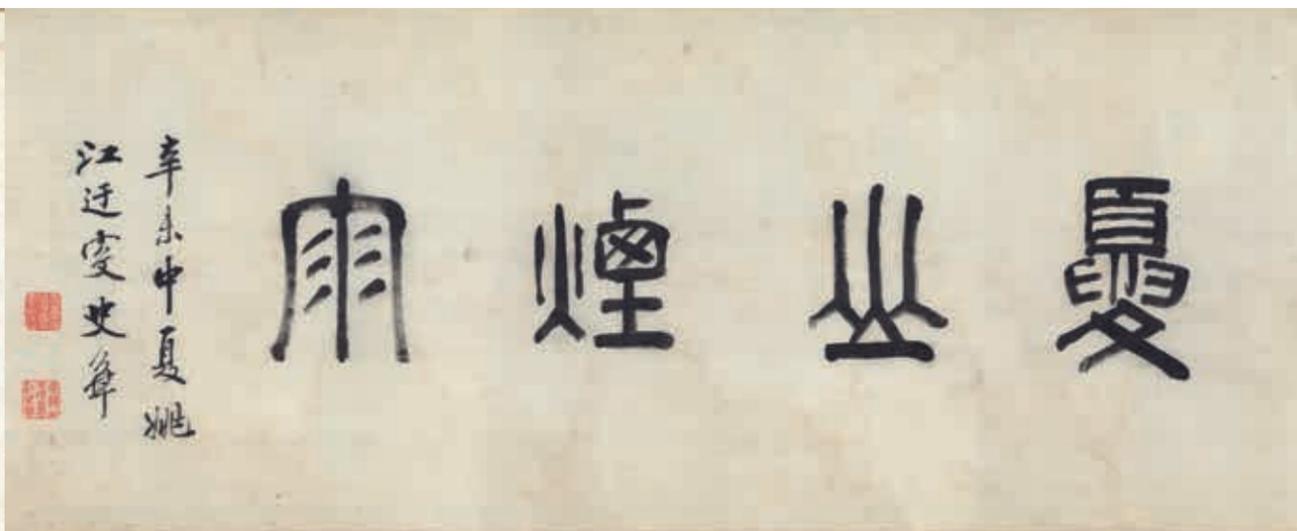
在乾隆朝之前的清代，文物鑑藏活動熱絡，大家輩出，如本身就精於書畫鑑藏的大臣宋瑩（一六三四—一七三一）還以詩句「昭代鑒賞誰第一，棠村已歿推江村」推崇棠村（梁清標一六二〇—一六九一，號棠村）、江村二位藏家之精擅。其中經

《清代畫史補錄》列「為有清第一鑑賞家」的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字澹人，號江村，賜號竹窗。（圖一）在院藏文物中，約有四十五組件書畫名品上，留有其書跡跋語或鈐有收藏印記，當中更不乏現今已歸列為國寶級

的文物，曾經其手。（註一）（圖二）這位清初工詩擅書能畫的文士、皇帝近身儒臣、精考證及善鑑賞的收藏家、園藝愛好者，歷史上對其評價，卻是褒貶不一，甚至天差地別，這樣的霄壤之異，也包括康、乾兩位皇帝。



唐 盧鴻 草堂十志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王翬 夏山烟雨圖 卷 本幅高士奇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杜璣 南湖草堂圖 軸 右邊稜高士奇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問學淹洽」。《清朝野史大觀》還提到高氏天生擁其他人臣所無法相及的異質「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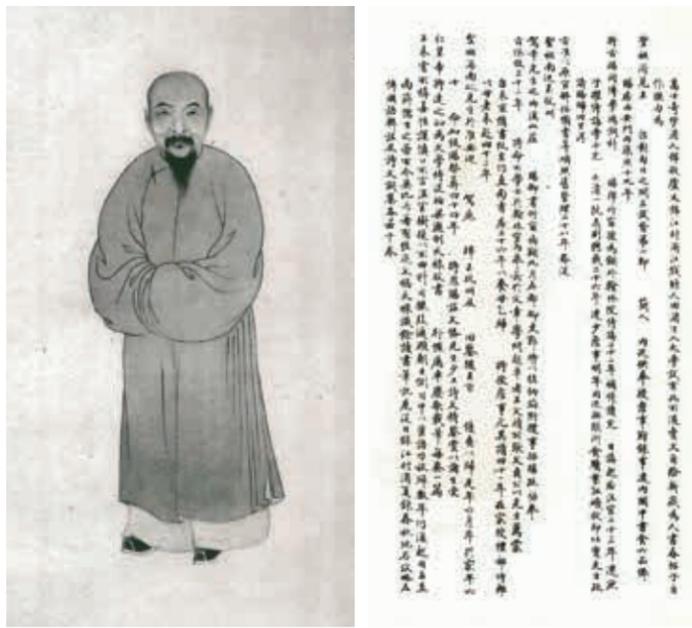
之事，終日不行」更重要的是「性趨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愜上意」。其在詩中提過，爲了替皇上進講《周

易》，每每深夜歸家，還要在燭燈下爲明日的進講勤奮用功，直到思辨無礙，才敢就寢。另趙翼（一七二七）

優用歷陞
自錢塘徙平湖遊京師，聖祖聞其名，召見試，詩文書法皆第一，授中書改翰林，歷詹事，直內廷二十年，以養母歸，即家拜禮部侍郎兼學士，卒諡文恪。
這是《大清一統志》對高氏的簡述。依其詩文所言及詩中自註，知其初入京，曾經潦倒京華，數年後方以監生

已累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並充《大清一統志》副總裁官。因張汧行賄案以疏乞歸。次年春，解甲仍扈從康熙帝南巡至杭州，並來到高氏別業「西溪山莊」，聖祖賦五言詩一首，御書「竹窗」榜額賜贈。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彈劾（註二），嚴責高氏攬事招權、私營土木、貪贓壞法，昔爲窮儒，今爲富翁，顯爲國之蠹、民之

性巧思敏
綜觀高士奇一生仕途「以全始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簞曝雜記》卷二能如此遭逢至幸，和高士奇個人特質脫離不了關係。《清史稿》稱他「幼好學能文」；同朝翰林編修汪琬（一六二四—一六九一）讚他「器識溫茂、才思敏捷、



圖一 清代學者像傳 高士奇 引自《故宮藏歷代畫像圖鑑》

充書寫序班，在翰林院辦事。後奉勅考試留用，並「三次試卷進呈，蒙聖恩俱擢第一」。高氏自此以善書擅詩受知聖祖，「凡講義特旨命余一人恭寫」。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聖祖爲了讀書學習時，行切磋諮詢之便，也爲了因應軍事、行政、怡情等方面的需求，設置「南書房」作爲外朝詞臣在內廷的值班房，而高氏就以內閣撰文中書銜，被欽定爲南書房行走，並賜居西華門內。第二年即因「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詩文等件，纂輯書寫甚多」而獲賜，並開始在康熙皇帝巡察四方時隨輦扈從，成爲聖祖身旁「秘書日日隨行帳，玉筆前頭珥筆來」。康熙廿七年（一六八八）高氏

賊！其罪可誅。然康熙帝並未加以窮究。未幾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解任尚書徐乾學（一六三一—一六九四），責其與高士奇互爲姻親，「招搖納賄，相爲表裡。有『五方寶物歸東海（指徐氏）；萬國金珠貢滄人（指高氏）』之語。」雖然吏部後以所劾無實停議，但顯然高氏貪贓的惡名已深植民間。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高士奇復因文章學問超卓，被聖祖再詔回京修書，仍直南書房。三年後再以養母乞歸，特授詹事府詹事。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六月卒於家，康熙帝命加給全葬。次年遣欽差代祭，並撰書悼聯「勉學承先志，存誠報國恩。」康熙四十四年予諡「文恪」。



圖五 清人 菩提葉羅漢 冊 末開左幅高士奇楷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善楷書，高氏在詩題中，曾自言「繪以為圖并題」。顯見其亦能畫。方薰（一七三六～一七九九）以「書法名於時，畫亦高妙」稱許。葛金煊（一八三七～一八九〇）則具體形容其作〈仿宋仲溫山水〉軸，「是幀秀氣，靈光紛披楮墨之外」。然至今，高氏畫作僅見記載。

詩文著作

高士奇初從文書抄寫員做起，在內廷任職超過二十年，其間勤於著述，經《四庫全書》收錄者，就有十三種。另有未收入文集八種。這些編著中，絕多數屬於扈從筆記，如《松亭行記》、《塞北小抄》等，記載了康熙帝的活動和高氏隨行四方的往來見聞；屬學術著作的如藝術類專書《江村銷夏錄》、史學類的《左傳紀事本末》等；此外還有詩文別集。如《北墅抱瓮錄》為告歸後，在他北墅園林植木種蔬、養花栽果之心得。而「此生誓不置侍妾」的高氏，將四十八歲喪妻之後，超過兩百首悼亡詩作輯結成《獨旦集》，懇切表露

藏高士奇〈行書八言聯〉一對。（圖六）綜觀上述作品，顯然高氏以小字行、楷書為擅，書法鍾、王。結體方正，行筆合於矩度，然未如大家書風所具有的開創性和顯著個人風格。

康熙隆遇

雖說「半生歲月老西華」，但高士奇兩入南書房，皆獲賜宅以居；也因入值時晨入夜歸，「特勅禁旅騎校送至寓所，日以爲常」；即使生病時「蒙面諭御醫用心診脈，即家人有疾亦勿恩賜醫」。高氏在京受到的優遇，不僅如此。其他賞賜諸如銀兩、御書、扁額等等，不勝枚舉，皆散見於高氏詩文中，甚至在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高士奇還獲賜盤山一日遊。四十二年春聖祖南巡，他以在籍終養身份在淮安迎駕，扈蹕至杭州，並隨駕入都。留京月餘，其間更是領受到優渥的待遇，像是獲賜滿洲桌子全桌，而這是除了出師大將軍外，無人有此全桌之賜。高氏生前受到聖祖寵遇、身後亦受聖祖封諡，蔭庇及子的殊榮（註五），何止是「才人榮遇，書傳所載，未有比倫」（蔣景祁一六四六～一六九五），也無怪後來陸



圖四-1 清 高士奇 行書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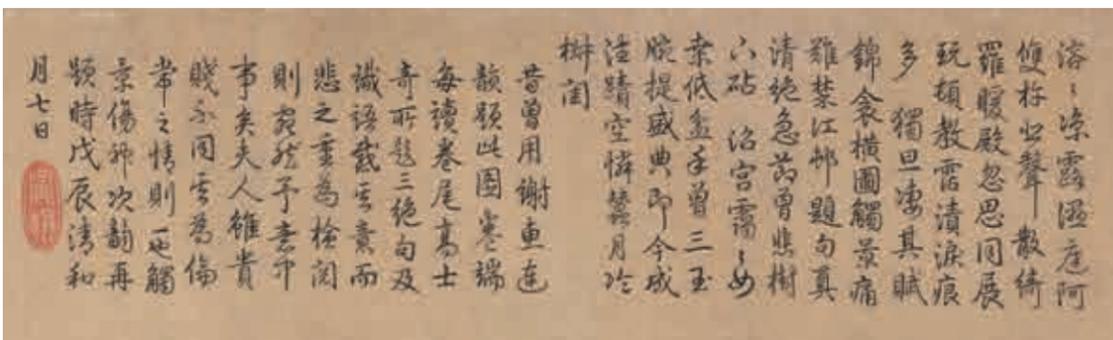


圖四-2 清 高士奇 行書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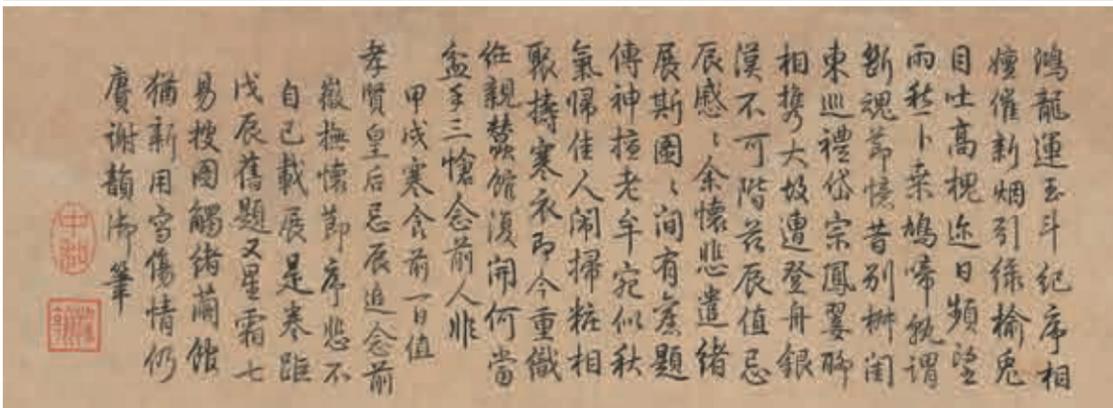
一八一四）《簷曝雜記》也提到高氏每天入值時，帶著滿袋囊的金豆，藉此巴結近侍，打探皇上起居，並得知其正在翻閱何書後，隨即跟閱。若是皇上垂問，就能對應，也因此獲得聖祖更多的賞愛。趙翼就認為高氏此種取巧之舉，堪與北宋太祖開寶元年充翰林學士的盧多遜（九三四～九八五）相比擬。只是盧氏仕途終不如高士奇來得幸運，能以全始終！（註三）

善書能畫

儘管始因善書而獲知遇，同朝官員如時任左都御史陳廷敬（一六三九～一七一一）也以「高公書法妙天下」相承，但高士奇的書藝並未被後世視爲大家。其書跡散置於經他鑑賞收藏過的歷代法書名畫中，或本幅上題句或拖尾中跋語，並藉前人名蹟而被存留至今。（圖三）其所書單獨以作品形式呈現同時經清宮內府典藏，本院僅有扇面冊頁二幅。（註四）（圖四）近年還受贈〈清人菩提葉羅漢〉冊，計三十開，每開左幅高氏以泥金楷書臨寫蘇軾書玉樞經。（圖五）以及購



圖七-1 宋 牟益 攝衣圖 卷 本幅乾隆詩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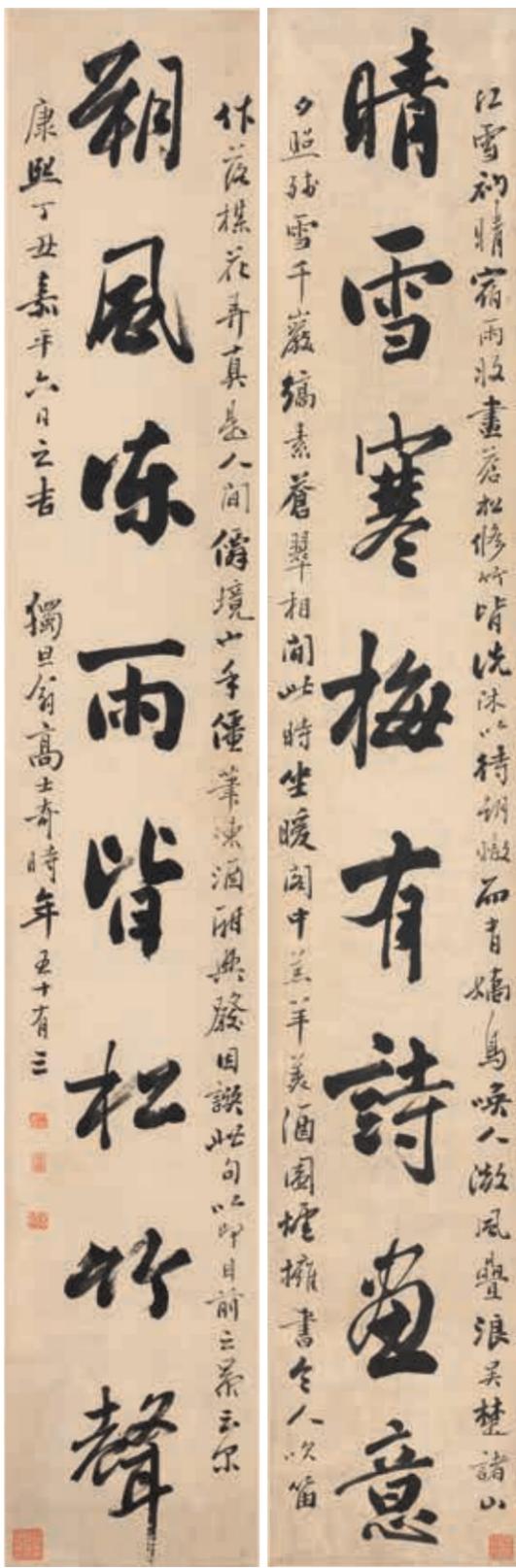


圖七-2 宋 牟益 攝衣圖 卷 拖尾高士奇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等多人的收藏後，在康熙廿八年九月高士奇正深陷劾疏案的當時，以一佰四十兩白銀購於京城（此居高氏有記錄的書畫購價金第七高）。次年，予以重裝。再次年秋天（康熙三十年，辛未），首次於拖尾題句，當時「幸我心無不平事，否則憤恨添胸襟」。但一年之後的五月，夫人傅氏遽逝，因此當高氏第三次開卷目賞題句，只能「回憶山前在日，服食起居，皆豫為經理」。雖是觀攬同一畫作，心境卻已和三年前大不同「所謂憤恨添胸襟也」。高氏並交付兩子珍藏此畫，然最終畫卷還是轉手，到了安岐（一六八五—一七四五以後）家，之後進入乾隆府庫。

乾隆十二年高宗用攝衣詩韻首題，次年三月元配富察氏皇后隨駕東巡途中崩逝，乾隆哀痛萬分。四月重為檢閱此卷，「每讀卷尾高士奇所題三絕句及識語，感其意而悲之。」遂用高士奇舊題韻次韻再題：「……橫圖觸景痛難禁；江邨題句真清絕；」七年後「值孝賢皇后忌辰，追念前徽，撫懷節序，悲不自己！」因而再用謝韻再題，



圖六 清 高士奇 行書八言聯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任到尚書職的王士禛（一六三四—七一）曾言：「舉世驚而慕之」了！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首次南巡後自撰的遊記《南巡筆記》提「夜坐舟中，與侍臣高士奇，探論古今興廢之跡：日以為常。」十多年後，已以母老乞還的高氏，還獲聖祖賜詩：

廿年載筆近螭頭，心慕江湖難再留；忽憶當時論左國，依稀又是十三秋。

從這首〈賜高士奇〉詩意中，不難體會康熙帝和秘書高士奇間親近的君臣之誼和康熙不忘老臣的念舊之情。除

了因體恤臣子辛勞而不時慰賞外，讓聖祖「待爾優渥」之因，竟是皇帝康熙眼中的高氏「始終誠恪、鯁直、謹慎」，尤其「朕學問實成於爾」！就如其言：「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

乾隆譏諷

康熙皇帝眼中的高氏，是位「謹慎誠敬的文士」（諛號文恪之意），到了孫子乾隆帝，看待當年郭琇劾案，不再「曲予矜全」。他認為高氏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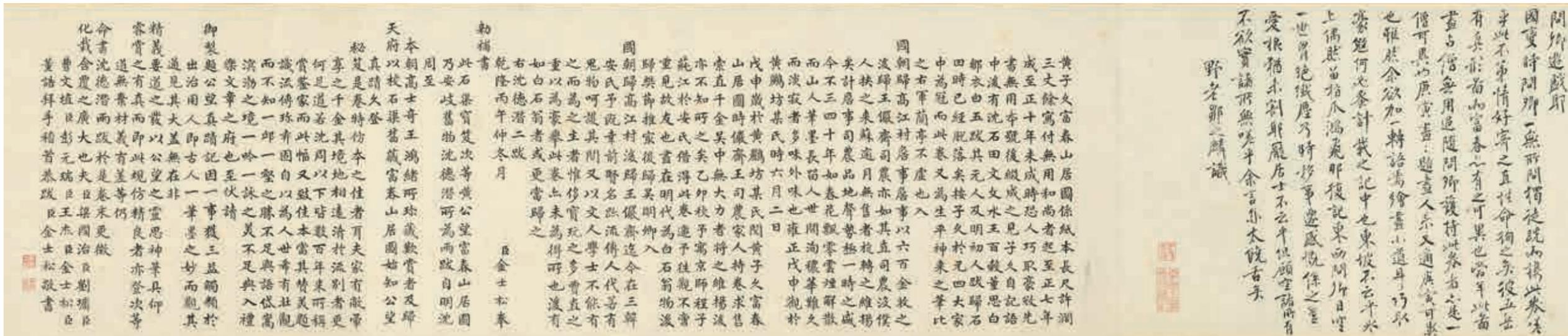
以聖祖聖德，因而未被窮究，僅予罷退。但諸人「當時互為黨援，交通營納，眾所共知，如郭琇所劾諸事，並不為枉」故藉改修列傳，將諸人罪狀入史，「以示大公而昭信焉」！

乾隆皇帝對高氏這位鑑藏界前輩，藉由題句詩文產生過同感的共鳴，只是更多的觀後回響，是對這位藏家的大不以為然。

院藏國寶級宋牟益〈攝衣圖〉卷（圖七），白描畫謝惠連攝衣詩意。圖成後歷經南宋董更、明初聶氏三代



圖七-3 宋 牟益 擗衣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1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 卷 局部 拖尾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寫悲懷。或如乾隆所言：「夫人雖貴賤不同，其為倫常之情則一也！」因此二人同樣是懷悲展圖，睹畫思亡偶，留下超越時空的傷情共鳴！

乾隆十年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入府庫藏，乾隆帝以其「筆墨蒼古，的係真蹟」而在本幅上「屢題寄意」。（圖八）第二年藉由傅恆得知安岐求售古人舊蹟，遂又以二千金購得《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高宗以此卷「筆力茶弱」而視其為贗本，因此直指收藏過此卷的高士奇、王鴻緒都看走眼了。（據沈德潛拖尾跋：「詹事以六百金收之」。此居其有記錄的書畫購價金第二高）（圖九）儘管真正錯識且還自以為是的乾隆帝言：「奚啻德潛、高士奇、王鴻緒輩之侈；賞鑑之精；賈直之重，以為豪舉者均誤也。」但字裡行間也透露出其承認高氏是位專精的賞鑑者。

院藏清董邦達《繪高宗御筆四美具贊》軸（圖十），墨畫遠山為屏，樹木成林，綠蔭中透出重重粉牆瓦舍，士人水榭中展卷觀覽，誠為賞心樂事。在幅上方乾隆御題中提到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宋李公麟《瀟湘臥遊圖》、《蜀江圖》、《九歌圖》四畫卷先後成為清內府的收藏。今依《石渠》所載，四卷中的《瀟湘圖臥遊圖》卷前隔水上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題記，言此四名卷，曾同為海上顧中舍（顧從義一五二三）一五八八）所藏，之後分別轉讓四藏家，董其昌個人也只收到《九歌圖》一卷。到了清初，高士奇在收藏《蜀江圖》二十餘年後，又收進《瀟湘圖臥遊圖》（購價貳佰兩。居其有記錄的書畫購價金第四高），因此「不勝欣快，為賦長句」於《蜀江圖》卷上。乾隆十一年畫卷先後入府，乾隆皇有感於四名卷，既能在自己的府庫內劍合珠還，於是將其移置建福宮西偏之室「合而貯之，以符董跋，顏其室曰：『四美具』」、「以志寶惜千古神物，不期而會」並命董邦達繪下《四美具合幅二軸》以紀盛。上述本院所藏即為左幅，上有乾隆為此四名蹟聚散因緣所作的贊文。另乾隆皇帝在《蜀江圖》卷上詩題，亦就此事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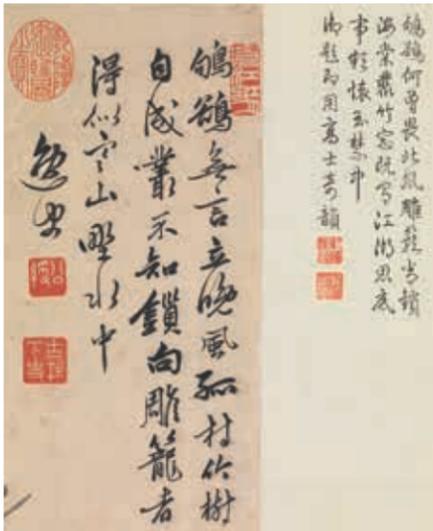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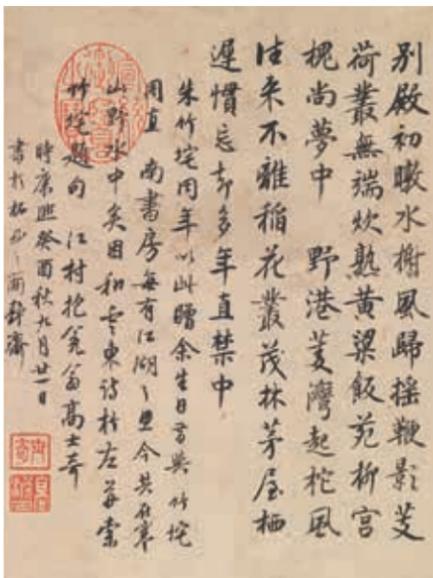
圖八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子明卷) 卷 本幅乾隆詩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2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無用師卷) 卷 本幅乾隆御識梁詩正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 姚綬 畫寒林鸚鵡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江村詹事亦好古，纔於四中得半耳，猶自詡為席上珍，作詩豔論證心紙。乃今四美具一室，賞心樂事無倫比。看來對於高士奇，乾隆雖認為其鑒賞能力專精，但也不免自得於比其富藏。

明姚綬〈畫寒林鸚鵡〉軸為院藏古物（圖十一），畫八哥棲於枯枝，獨立晚風中。幅上姚綬（一四二三—一四九五）草書自題：鴝鵒無言立晚風，孤村竹樹自成叢；

不知鎮向雕籠者，得似寒山野水中。依題識，是軸乃為高氏收到的生日賀禮，為會同在南書房入值的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所贈。當時（康熙三十二年九月）高氏已因劾疏案回籍四年，「昔與竹垞同直南書房，每有江湖之思，今共在寒山野水中矣。」因而在畫幅右上和姚綬詩題二首：別殿初暎水榭風，歸搖鞭影艾荷叢；無端炊熟黃梁飯，苑柳宮槐尚夢中。野港菱灣起柁風，往來不離稻花叢；茂林茅屋樞遲慣，忘卻多年直禁中。此詩作顯露高氏矛盾的心態，昔時為官，既有江湖之思，何以在野，尚存宮苑之夢？因此畫作入宮後，即使畫幅上方已被作者及高、朱二家詩題佔滿，乾隆皇仍願窩身在裱綾高處「用士奇句嘲之」：

鴝鵒何曾畏北風俗云鴝鵒不過淮，雕籠常鎖海棠叢；竹垞既有江湖思，底事頻懷玉禁中。（錄自《御製詩集》，畫幅上僅書詩句無小註。以下皆同。）

乾隆對舊臣高氏的表裏不一，嘲諷甚明！



圖十 清 董邦達 繪高宗御筆四美具贊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宋 錢選 三蔬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院藏宋錢選〈三蔬圖〉軸（圖十二），無名款，設色畫紫茄、白菜、西瓜各一，後人依高氏跋語定名。此軸無論就構圖、敷彩皆顯板滯、匠氣，和院藏另幅宋錢選〈五蔬圖〉軸，同出一稿，只在構圖上作了刪截位移。高氏在其私帳《江村書畫目》中亦列藏有「錢舜舉紫茄圖一卷」，註購價八兩，且為「真」，顯然瓜菜類素材，錢選（一一三九）一三〇一）確曾常取其入畫，但後世託名仿作亦夥。康熙三十八年高氏回鄉侍母兩年，期間種花栽果，「比來日食一菜，自甘此，不足為外人道耳！」此時得此軸，甚愜意，因而於幅上題詩三首。兩星期後，高氏再將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題在錢舜舉〈茄菜二圖〉上的詩文二首，



錄書在畫幅左上，並記此為趙孟頫當年辭職歸來所作，正合他意，故錄書。之後畫軸應是很快入了內府，乾隆十九年（甲戌）高宗在本幅上用高士奇韻首題。（註八）過了二十六年即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又疊甲戌舊作韻再題。（註七）

從乾隆皇帝在詩集中的自註，看出其對高士奇當年在朝納賄，在野後是否能回歸平淡，心無外慕，是極度懷疑的。因此早年所題就暗諷高氏學圃的驚俗之舉，待王、高等人罪狀據事直書入史後，高宗又再次題記直指高氏為利智昏，同時還不忘嘲笑他，既已務農，何需頻在畫中題，徒留給後人話柄！

儘管高士奇曾自清：「平生亮節心何愧，容膝南廔夢亦安。」也在〈夏日臥病七首〉詩中提及：「半生徒有忠勤志，黑白人傳已半訛。」但乾隆皇心目中的高士奇，終究是位徒具交結納賄之私而未能以義命自安的舊臣子。

院藏重要古物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卷（圖十三），此作無名款，舊傳為盧鴻（約活動於七、八世紀

間）所作。（註八）此卷從十六世紀初開始歷經如華夏（活動於十六世紀中葉）、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〇）、張孝思（生卒年不詳，明末清初人）等收藏家遞藏，再到高氏手中，被其視為「上上真跡」。進入內府後，乾隆疑其縱或仿作。亦非公麟不能。然而至今學界對此幅的斷代，仍無定論，但時代應非為唐。

本長卷分繪「草堂」等十景，所繪自然景緻旁各書有題辭，圖文並列，呈現並讚咏出清閒自得的隱逸生活。卷後拖尾高氏長題並記：「余向在京師，見盧徵君此卷：二十年來，時勞夢想，歸田後，得馮氏舊圃於平湖之北：亦既足以娛老矣！甲戌秋：仍於京師得之。：時一臥遊，尚懷高世之踪，益動故園之念：」在這段記文中高氏不吝於表露為了想得此畫，可是掛心了二十年。並也揭露昔日在觀覽此卷時，心中存念的是一如高士盧鴻可遜世隱居的家園。（註九）此番心情告白，當然引來乾隆皇帝的譏諷。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在本卷引首處詩題四首，末首並識：

聞說終南捷徑通，伊人隱避乃於嵩；江邨題慕盧家事，前後之間同不同。按高士奇跋有『尚懷高士之踪，益動故園之念』語，意在慕盧。然考：二人志行，不可同日而語！若士奇附勢通賄，不能以義命自安，祇可同於前之藏用，而不能同後之鴻。且其自署為『藏用老人』，亦有不期而同者。因借盧家事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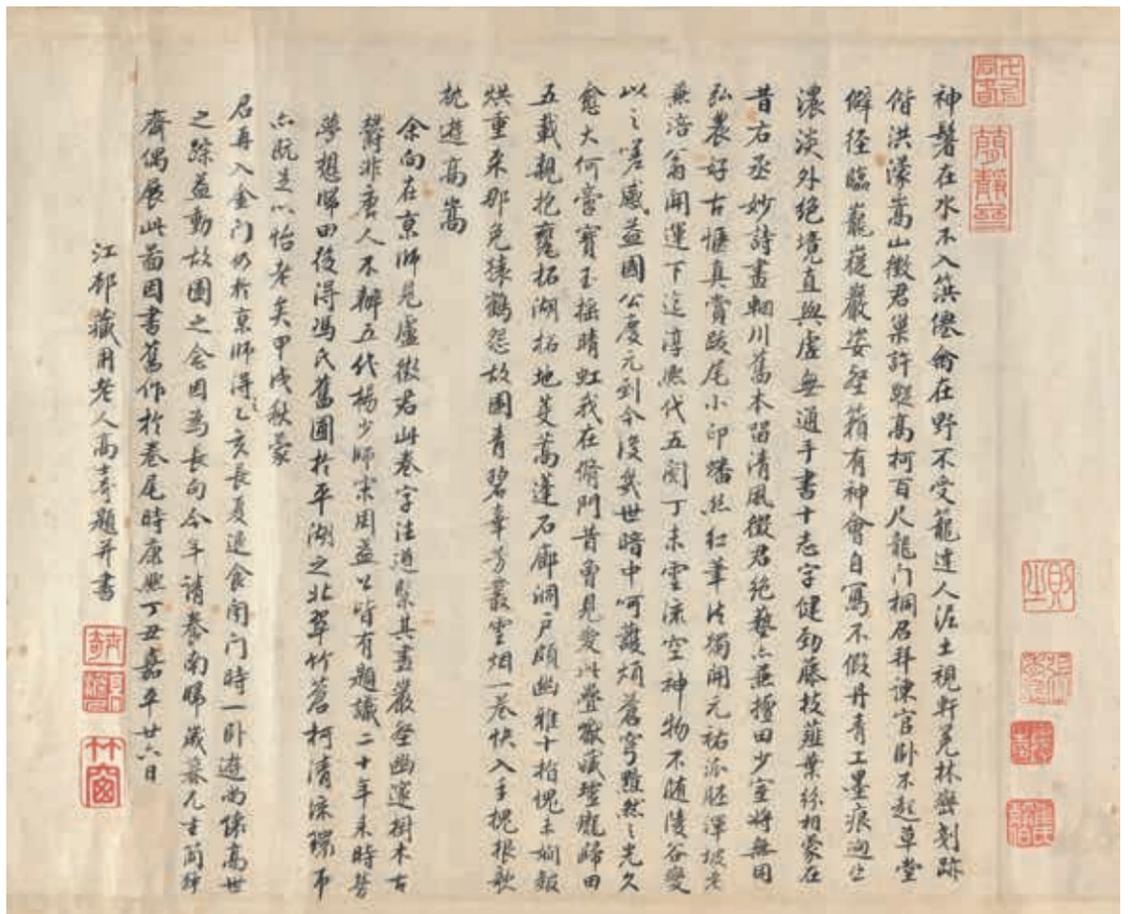
乾隆一語道破兩位盧姓名士，在操守氣節上的差異。「藏用老人」既是高士奇晚年題署常用的稱號，並引號入印，其初衷寓意為何？是否只是自得於「我是個能善用珍藏的老人」呢？後人已難揣度。但對乾隆皇帝替此名號所下的註解，想來高氏若地下有知，也只能徒呼無奈，悔不當初了！。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圖十三-1 唐 盧鴻 草堂十志圖 卷 局部 引首乾隆詩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註釋
1. 有關高士奇的收藏，請參拙文〈江都三十年精力所聚——高士奇的收藏〉，《故宮文物月刊》第 三九五期，二〇一六年二月，頁九一—一〇五。
 2. 左都御史郭琇疏劾高士奇與王鴻緒（原任左都御史，為死黨）、何楷（給事中，為義兄弟）、陳元龍（修撰，為叔侄）、王頊齡（編修，為子女姻親，鴻緒兄）諸人結黨營私。
 3. 《宋史》〈列傳第二十三〉：「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
 4. 作品被裝裱在明代人畫扇面集冊中。這套〈明人畫扇面〉冊未經清內府編目，推測或在民間集結成冊，再晚於嘉慶二十二年入宮。另《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著錄中，也僅有〈高士奇書金剛經一冊〉收錄在「臣工書釋氏經冊」下。子高與《書功德經》冊亦收錄其中。
 5. 長子高與字巽亭，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特旨授編修。
 6. 「留下尋那見草堂，三蔬蔬高欲生香；熾然一切有為法，了識何曾者箇忘。士奇別業在西湖之陽，地名留下，今已鞠為蕪園矣。」、「離披畦畔復蘿根，淡味端知勝碩豚；偶憶湖西親所見，綠含烟甲濕黃昏。」、「玉堂侍從暫家居，博古餘閒學圃蔬；此意足驚俗耳目，不堪兼致絕交書。士奇詩題於家居養母時，跋中有曰「食一菜自甘，不足為外人道語。又〈趙孟頫絕交書真蹟〉亦其南歸時所攜，有丹次題跋，今俱入大內。」錄自《御製詩集》二集卷四十五。
 7. 「西湖本有讀書堂，行篋攜來翰墨香；原係舊臣家棄物，豈真操履守毋忘。此韻為高士奇所藏，題詩其上，有「多年却飽官廚味，操履平生守未忘」之句，昔士奇在朝，攬結納賄，非能守操履者，因反其意識之。」、「瓜菜紫茄各具根，了當淡味勝雜豚；竹筴重舉王孫句，士奇又錄趙孟頫題〈錢選加菜一圖〉作，並跋其後云：「與其意有合。」按孟頫詩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蕪飯黃糧」其素風本亦如此。若士奇歸田後，厚殖自利，又豈能如松雪之無外慕乎！為利頗知令智昏。」、「勝處旬朝駐蹕居，香溪即景玩三蔬；可知學圃佐農務，得句還教帳裏書。」錄自《御製詩集》四集卷七十一。
 8. 《宣和畫譜》載：「盧鴻字浩然，本范陽人，山林之士也，隱嵩山。開元間，以諫議大夫召，固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還山。頗喜寫山水平遠之趣，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得之心，應之手，未足以造此。畫《草堂圖》，世傳以比王維《輞川》。草堂蓋是所賜，一丘一壑，自己足了此生，今見之筆，乃其志也。」
 9. 高士奇自稱：「我家草堂，一在姚江，一在西溪。」姚江「位在浙江餘姚縣治南；西溪」為杭州別業，即西溪山莊。但據其文可知，歸田處尚有「平湖」，是縣城北十里處。另高士奇的草堂，曾獲四位畫家為之作畫。第一卷：高層雲（一六三四—一六九〇，字謔苑）〈江都草堂〉，高氏時年三九，認此卷「得香山池上之意」。第二卷：嚴繩孫（一六三三—一七〇六，字藕漁）〈江都草堂〉，時高氏四十歲，論此卷「有江湖縹緲之思」。第三卷：王翬（一六三三—一七二七，字石谷）〈江都草堂圖一卷〉，高氏時年四三，謂此卷「取二者之長而兼之能事異矣」。第四卷：為高氏四十四歲時，向王石谷更索長卷。見《死西集》：「王石谷為予畫江都草堂圖，詩以懷之，更索長卷……」。第五卷：為陸賜所畫。見《死西集》〈憶江村草堂題陸賜所畫第五圖〉。
 10. 《新唐書·盧藏用傳》：「盧藏用與兄微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閣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漸。」



圖十三-2 唐 盧鴻 草堂十志圖 卷 局部 拖尾高士奇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